

# 中西文化双重视角下的人性剖析

——读刘福祥《解码——人性与人生的悖论》

■ 耿伟

人来自哪里？是火星？还是上帝？

人为何是野兽和天使的混搭奇迹？

人心底深藏的善恶美丑各占多大比例？

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猜测困扰着人类自己，也是多少代东西方哲人苦苦破解的永恒课题。

刘福祥的新作《解码——人性与人生的悖论》再次触及人这个万物灵长的密码，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时间“解码”成为了阅读热词。

在《解码》的开篇序言里，作者说他的写作灵感源于几年前在距离希腊雅典150公里的福基斯帕那索斯山脚下的德尔菲神庙遗址前，看到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久久地在此伫立和思考，忽然感受到一个文化学者的使命和责任，于是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以中西文化双重视角透视人性奥秘，尝试和破解《俄狄普斯王》寓言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巧妙的结构和飞扬的文采是

《解码》一书的鲜明特色，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深知人性之复杂多变，所以并不概而论之，而是多刀横切，条分缕析，紧密围绕人性与人生这个关联度，选取“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灵与肉”“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等横断面，由人性而论人生，由人生而反思人性，寓深刻哲理于古今中外耳熟能详的案例之中，纵论其“剪不断，理还乱”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而逐一破解。

作者虽然长期从事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并多有著论问世，但是针对“人性与人生”的庄严话题，并未卖弄学识、满口术语，而是语言亲和又不乏哲理。在《代序：斯芬克斯之谜》中他说：“确实，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却未必真正了解自己；有时候，离我们最远的，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民粹未必是民意》一章中他写道：“民粹大多标新立异，以草根自居，饱含激情，极其具有煽动性，但由于其群体性、盲目性、裹挟性和破坏性等特征，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对社会造成的负



《解码——人性与人生的悖论》 刘福祥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面影响不可低估。”毫无疑问，这对当代世界民粹思潮的沉渣泛起，真是一针见血，当头棒喝！

知人心，海底针。人性既为生物基因和家庭氛围等因素所决定，又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复杂多变，挑战这个课题谈何容易？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是因为写了一本《人性论》，差点精神崩溃，以致再难谋就高校的教职，而到乡村去休养生息。本

书作者生活阅历丰富，下过乡，扛过枪，在本科和硕士毕业时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后来又从北大荒来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教书，从政，且长期在宣传思想战线工作，目睹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性形形色色，体会到人性这把双刃剑对人生的双重影响。因此，作者在《解码》中用理性思维和切身体会解剖人性，让人耳目一新。

作者虽著此书，却深知自己尚未到立说水准，也深谙现代管理学“努力不如借力”之深刻道理，所以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多理念去解读人性和人生的对立统一。他不仅追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休谟、亚当斯密、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雨果、莎士比亚怎样看人性，也告诉读者东方哲人孔子、老子、孟子、李白、杜甫、苏轼、杜甫、王阳明、李白对人性本质和特色的论述和践行，从而使前人在人性上的探索 and 理念，绽放出珍贵的现代价值。

这本书虽然只有10多万字，

却多达34章，文章言简意赅，插图意境深，且装帧精美，夺人眼球，催人深思。作者以古今中外的经典事例、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人性对人生的深刻影响，包括世界观、人际观、处世观、苦乐观和风度观等。在他看来，中外伟大的思想家离我们似乎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因为思想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迭代相通。

肯定之余，也觉得此书尚有不足。由于人性的形成久远，且构成十分复杂，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等各个学科和门类，所以书中有些内容显得浅显，而读者渴望深刻的剖析；另外对整个人性的认识和把握，也欠缺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但是瑕不掩瑜，作者毕竟以此书在人性与人生的悖论上蹚开了一条路，呼唤更多有兴趣“认识你自己”的人们，共同继续去破解这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曾说，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永恒话题，因此，人类对人性的拷问和探索也没有止境！

# 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是一种“世界文学”

——读《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 孙璐

“‘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既有限定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各种限定的解构，是有限定词的限定，并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文学’的原有意义。”前不久出版的《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一书中，作者童庆生如是说，世界文学是“有关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历史的文学”。

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827年，在仅有7000人口的德国偏远小镇魏玛，歌德在和秘书艾克曼的一场闲谈中提到自己正在读中国小说，并感叹：“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歌德一方面期待德国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赖，实现真正的文化独立，一方面却不认同德国民族主义者复兴本土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做法，世界文学便是进退维谷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从此，“世界文学”成为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一种方法论的隐喻。

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一个鼓舞人心的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屋建瓴地指出，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世界市场将是滋养世界文学的温床。尽管马、恩的论断带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其所言的世界文学由于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产物而投射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子，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打破民族主义桎梏的探索，一直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

20世纪上半叶，欧洲频发的战火和法西斯主义迫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却意外成就了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罗曼语文学

家、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是彼时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伊斯坦布尔颠沛流离的孤寂中，不仅完成了《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这一语文学领域的不朽名作，更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预言家”，寄希望于世界文学“将依旧热爱西方历史的人凝聚起来”，将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重新拼接在一起，因为世界文学的“世界性”不仅仅在于世界文学是经济全球化催生的世界市场的产物，更在于它探索的是人类心灵深处共享的人文主义精神。

然而，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人性，还包括人文传统的发展史，即不同人类成员间是如何通过相互的广泛交流而形成相对意义上的人性共识。从这个角度而言，世界文学不仅是歌德展望的打破民族主义思维的美好愿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洞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象，更成为美国学者佛朗哥·莫瑞蒂所言的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为理解人性和人类心灵史提供了一个“抓手”。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大卫·丹穆若什曾就“什么是世界文学”进行了现象学而非本体论的探究，按照他的观点，经由跨民族的流通、翻译和生产，世界文学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实践文本，是具体历史语境下政治、思想、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冲突、协商、调和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不仅为理解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抓手”，它本身也成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协商的媒介。

在《汉语的意义》中，这个“抓手”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作为一种广义的“世界文学”文本的汉语。按照童教授的阐述，汉语并非与世界隔绝、自给自足的封闭语言体系，而是一直与世界有着交流互动。事实上，正如任何交流的起点都与自身立场有关，西方对汉语的认知与西方内部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思想史的承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立一种冲破种族、文化和语言界限的普世性知识体系，其代表之一是17世纪欧洲推行的人造通用语运动。在那个被认为是“理性乌托邦”的时代，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最先被传教士利玛窦推介到欧洲，这种神秘的东方文字随即引起了欧洲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极大兴趣，一时间被给予了实现“语言乌托邦”的厚望。然而，当17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18世纪以孟德斯鸠、黑格尔为代表发起的对中国的质疑和批判，汉语的“缺陷”也愈发凸显。此时的欧洲知识界早已彻底打消了将汉语打造为“世界语”的念头，不仅仅对汉语复杂的语音、表意系统等语言层面心生嫌恶，更将对汉语弊病的妄测拓展到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诟病，汉语以及整个中国成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建构的东方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不断流变的西方汉语观不仅成为西方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反作用力同时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使现代白话文运动如同早期现代欧洲的去拉丁化运动一样，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改革，而是一场具有浓厚的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童庆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思想启蒙、知识再造和文化改革色彩的社会运动。可以说，汉语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中西文明之间跨越几个世纪的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的纽带。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广义的东方主义知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汉语观充满了帝国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他者”想象，而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挪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汉语观对中国的白话运动以及现代启蒙的反作用力也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汉语本就是世界语文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围绕汉语展开的语言、文化、社会层面的中西双向对流、循环反复的多回合互动，不仅是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及传播的重要特征，更是异质文明之间开展对话、进行协商、达成共识的必经之路。

不难发现，这与世界文学投身的事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汉语走出民族国家的边界，走进世界语文学的版图，它的命运关系到文明间的相互沟通与影响。而这同样也是文学的命运。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的应有之义是带领人类各成员在碰撞、交流、和解后取得对人性的共识。从文明的对话到人性的共识，是汉语给予我们的启迪意义，是世界文学为我们勾勒的美好理想，也是人类为形成命运共同体而孜孜不倦的努力。